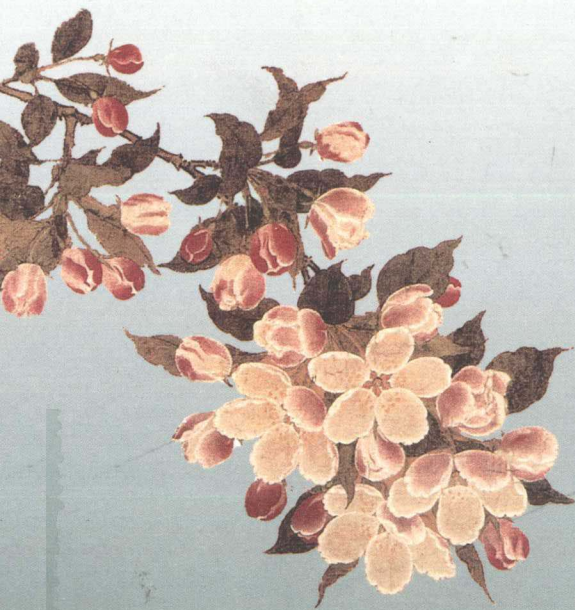


说词百篇

陈邦炎 / 撰



说词百篇

陈邦炎 /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词百篇 / 陈邦炎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
(2011.4重印)

ISBN 978-7-5325-5716-5

I. ①说... II. ①陈...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3974号

责任编辑 祝伊湄
装帧设计 何 旸
校对人员 王怡玮等

说词百篇

陈邦炎 撰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ii.com.cn

(2)E-mail: guii1@gui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2 字数 276,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301-3,600

ISBN 978-7-5325-5716-5

I·2249 定价: 2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

引 言

本编收说历代词作的文稿百篇。这些文稿是多年来陆续撰写、分散发表于众多报刊及众多鉴赏集与鉴赏辞典上的旧作，大多一篇只写一位词人的一首作品，也有一篇写同一词人的两首或多首作品，间或一篇合写两位或两位以上词人的几首作品，因而所写词作实多于百首。如果再加上文中旁及的作品，则所写词作还要多一些。但从已经发展了一千几百年之久的词史来看，从名家如林、佳作似海的历代词坛来看，本编所写只是微不足道的极小一部分，只尝鼎一脔、窥豹一斑而已。

在收集、筛选这些文稿并整理成编之际，深感说诗已难，说词更难。此编初拟题名为《词苑名作发微》，因撰写这些文稿固意在发词心之微，发词境之微，或发词艺之微。而通阅全稿，则见编中所说之词实未必已一一发其微。发词之微，谈何容易。此编最后只就所收文稿篇数定名为《说词百篇》。

词之为体，既异于诗，也优于诗，可说是诗体的进化。它突破了以齐言体为主的旧形式，变为句式长短错综的新结构；同时，它在四声阴阳的处理、韵脚的变化、韵位的安排上，发展、改造了诗的比较简单、整饬的旧格律，形成音韵更多变、声情更丰富的新曲调。与诗

相对而言，词的音节更摇曳宛转，词的韵致更绵邈永长。其蕴涵的情思、呈现的境界、表达的手法也往往比句式整齐、音律少变的古近体诗更深曲、更空灵。

就读词而言，对那些以深曲见长、以空灵见美的篇什，要做到洞见其词心、再现其词境、剖析其词艺，与作者神交冥漠，与作品同感共鸣，从而掌握文本中固有的深层意蕴、多重内涵，诚非易事。至于就词中之本可见仁见智的富有喻示性的意象，就词语所提供的含量丰富的信息，驰骋多方面的联想，进入谭献《復堂词录叙》所说的那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更广阔的阅读和欣赏天地，从而发掘和开拓某些词作之引发人想象、引发人再创造的潜能，则尤为不易。而美感经验，正是在读者的心灵与作者及作品融会为一的过程中或在游离于原作之外而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产生的。

二〇一〇年九月

目 录

引言	001
白居易《花非花》	001
韦庄《女冠子》联章词二首	005
韦庄《木兰花》	010
李珣《巫山一段雲》	013
和凝《江城子》联章词五首之二、三	018
和凝《天仙子》	021
鹿虔扈《临江仙》	024
李煜《虞美人》	028
李煜《相见欢》	031
李煜《浪淘沙》	035
柳永《雨霖铃》	038
范仲淹《御街行》	042
张先《菩萨蛮》	045
张先《菩萨蛮》	049

张先《醉垂鞭》.....	052
张先《江南柳》.....	055
张先《一丛花令》.....	058
张先《诉衷情》.....	061
欧阳修《生查子》.....	063
欧阳修《玉楼春》.....	066
欧阳修《浪淘沙》.....	069
晏幾道《临江仙》.....	072
晏幾道《阮郎归》.....	077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080
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084
苏轼《贺新郎》.....	088
秦观《满庭芳》.....	092
贺铸《捣练子》.....	096
周邦彦《点绛唇》及《瑞龙吟》.....	099
周邦彦《花犯·梅花》.....	102
周邦彦《蝶恋花》.....	106
周邦彦《玉楼春》.....	109
朱敦儒《临江仙》.....	112
李清照《浣溪沙》.....	116
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	120
李清照《一剪梅》.....	124
蒋兴祖女《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	128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132
辛弃疾《贺新郎》.....	136
辛弃疾《生查子·独游雨岩》.....	141

石孝友《卜算子》.....	144
姜夔《扬州慢》.....	148
吴文英《宴清都·连理海棠》.....	152
吴文英《浣溪沙》.....	156
吴文英《祝英台近·春日客龟溪，游废园》.....	159
吴文英《风入松》.....	162
吴文英《莺啼序》.....	165
吴文英《高阳台·丰乐楼》.....	167
吴文英《高阳台·落梅》.....	171
吴文英《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	176
吴文英《夜合花·自鹤江入京，泊葑门外，有感》.....	180
吴文英《踏莎行》.....	183
吴文英《唐多令》.....	186
刘辰翁送春词及咏节令词三首.....	189
周密《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	192
邓剡《酹江月·驿中言别》.....	194
徐君宝妻《满庭芳》.....	198
王沂孙《眉妩·新月》.....	202
蒋捷《虞美人·听雨》.....	204
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208
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	209
张炎《壶中天》及《甘州》.....	213
吴激《诉衷情》.....	216
陈子龙咏杨花词两首.....	219
夏完淳《卜算子》.....	224
徐灿《卜算子·春愁》.....	227

徐灿《永遇乐·舟中感旧》.....	229
徐灿《风流子·同素庵感旧》.....	233
陈维崧《满江红·官渡》.....	237
陈维崧《满江红·秋经信陵君祠》.....	240
陈维崧《尉迟杯·许月度新自金陵归以〈青溪集〉示我，感赋》.....	244
陈维崧《沁园春·题徐渭文〈鍾山梅花图〉》.....	248
陈维崧《法曲献仙音·咏铁马》.....	251
朱彝尊《高阳台》.....	254
朱彝尊《长亭怨慢·雁》.....	258
厉鹗《眼儿媚》.....	262
厉鹗《百字令》.....	266
《红楼梦》中咏柳絮词五首.....	269
左辅《浪淘沙》.....	277
左辅《南浦·夜寻琵琶亭》.....	280
蒋春霖《木兰花慢·江行晚过北固山》.....	283
蒋春霖《卜算子》.....	287
蒋春霖《台城路》.....	290
张景祁写台湾风土、史事词六首.....	294
张景祁《曲江秋·马江秋感》.....	299
王鹏运《念奴娇·登阳台山绝顶望明陵》.....	302
文廷式《蝶恋花》.....	306
文廷式《贺新郎》.....	309
文廷式《翠楼吟》.....	313
文廷式《水龙吟》.....	317
文廷式《忆旧游·秋雁》.....	321
朱孝臧《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	325

朱孝臧《声声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咏赋落叶词见示，感和》.....	328
俞陛雲《高阳台》.....	333
梁启超《金缕曲·丁未五月归国旋复东渡，却寄沪上诸子》.....	337
王国维《蝶恋花》.....	341
王国维《蝶恋花》.....	345
王国维《蝶恋花》.....	348
陈曾寿《八声甘州》.....	351
陈曾寿《临江仙》.....	356

白居易《花非花》

中唐诗人元稹所撰《莺莺传》记述的张生与崔莺莺相遇、相恋于山西普救寺的故事，实即元稹自叙其婚前的一段情缘，在其《梦游春七十韵》及其他“艳诗”中均可得到印证。对此，宋人王性之已作《传奇辨正》，详为举引（见《侯鯖录》卷五）；下面是其所举元稹诗中题作《春晓》的一首七绝：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娃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拙著《唐人绝句鉴赏集》在释说元稹忆旧诗的一文中指出：这首诗所追忆的是元稹与莺莺定情之夕的情景，诗中的“晓寺”即《莺莺传》中的普救寺，“半欲天明半未明”及“钟声动”即《传》中所记“寺钟鸣，天将晓”，“醉闻花气”实即《传》中所写“香在衣”，“睡闻莺”则点出了莺莺的名字；文中还说：“其诗情既缠绵缱绻，其诗境则缥缈恍惚，给人以似梦非梦的美感。读这首诗，常会联想起白居易的一首《花非花》词：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

朝云无觅处。

元稹的《梦游春》诗以及白居易的和诗，本来就把这段爱情看成一场春梦，这首《花非花》词即令不是为元稹而作，所写的恐怕也是性质相同、情节相似之事。”

当年写上述这段话时，因释元诗而旁及白词，没有进一步说明何以会从元诗联想到白词、何以认为白词也有“为元稹而作”的可能。本文试将主从关系倒转过来，以说此词为主，由词联系到《莺莺传》中的有关描述及元稹咏此事的有关诗句。

对此词，张先曾衍之为《御街行》：“天非花艳轻非雾。来夜半、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何处？远鸡栖燕，落星沉月，统绪城头鼓。参差渐辨西池树。珠阁斜开户。绿苔深径少人行，苔上屐痕无数。余香遗粉，剩衾闲枕，天把多情付。”（此作亦见欧阳修集。）贺铸《鸳鸯语》词的结拍“行雨行云，非花非雾，为谁来为谁还去”三句，显然也化自此词。毛开《玉楼春》词中“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两句，更是取自此词。白居易原词极朦胧之美，而词意则十分隐晦，但从上面所举诸作看，这些北宋词人均取其词语写男女幽会。明人杨慎在《词品》卷一中谓此词“因情生文”，“虽《高唐》、《洛神》，奇丽不及”，也视其为写男女之情。原词中透露此消息的，则是末句用宋玉《高唐赋序》所写楚怀王梦见“愿荐枕席”的巫山神女临去时自称“旦为朝云”典。看来，这首堪称为朦胧诗鼻祖之作，词语虽隐，而无疑是写一场男女欢会。但问题是：词中所写疑花疑雾之感、夜来朝去之人、如梦如云之事，是出自虚拟，全属泛写，还是实有所指，因人因事而咏？对此，如果联系作者与元稹交谊之笃、诗篇寄答之勤及其深知元稹与莺莺之事、并写有《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来看，如果对照词中所写情事与元稹在《莺莺传》中的有关记述及其后来在追

忆莺莺诸诗中的有关描写之十分吻合来看，此词很可能属后者，如前述拙著《唐人绝句鉴赏集》所推测，似“为元稹而作”。

此词为白居易自度曲，全词只六句，二十六字。从词的内容、韵位、语句结构看，它是两句一组，共分三组。中间一组“夜半来，天明去”两句，语意较显，实写其人的来、去及其来、去的时间，也是这场欢会的起讫时间，可视为全词的中心；而其如此具体地记述其人之来在“夜半”、去在“天明”，似也可视为写实之笔。印证以《莺莺传》所记：“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肢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这似乎正是“夜半来，天明去”的本事。元稹还有一首追忆与莺莺欢会的《梦昔时》诗；诗中“夜半初得处，天明临去时”两句，更可视为词句中“夜半”、“天明”的出处。

以切合本事的中间一组词为中心，前、后两组则环绕此中心，分别写词中抒情主人公对其人来、去的抽象感受。前一组“花非花，雾非雾”两句，表达乍见其人来时的惊疑之感；后一组“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两句，抒写目送其人去后的怅惘之情。元稹在《会真诗》中对莺莺之来的描画是“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在《梦游春七十韵》中则有“不辨花貌人，空惊香若雾”之句，似即白词“花”、“雾”两句之所本。在此，词句以进一步化实为虚之笔，把原诗句的内容升华为更空灵缥缈、更富有美感的意象，从而在句外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使读者对莺莺之光艳摄人及其来时的场景、气氛与“张生”当时目眩神摇的状态，更可以自由地驰骋其想象。《莺莺传》记莺莺去后，“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元稹后来在《梦昔时》诗中说“闲窗结幽梦，此梦谁人知”；在《所思二首》之一中也有“相逢

相失还如梦，为雨为云今不知”的感慨。这些记述和追忆，似即白词“春梦”、“朝云”两句之所本，而词句写得更为虚浑凝炼。在此，“春梦”句只以“几多时”（一本作“不多时”）三字表露了《会真诗》所说“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限，缱绻意难终”的憾恨；“朝云”句则以“无觅处”三字写出了《梦游春》诗所说“夜夜望天河，无由重沿溯”的失落之感。

元稹以《梦游春》诗寄白居易，且题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白居易在《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中引元稹此言，并云其和诗乃重为元稹“陈梦游之中所以甚感者”。此《花非花》词不妨视作其《一百韵》和诗的姊妹篇，乃截取“梦游之中”最令人销魂的那一个夜晚，代元稹重陈其感受。唐人每戏为代言之作，如《北梦琐言》卷八记张曙曾作《浣溪沙》词，代其叔父表达悼念爱姬的悲怀。白居易读元稹悼亡诗《遣悲怀》、《空屋题》、《感梦》后，曾代其亡妻写了《答谢家最小偏怜女》、《答骑马入空台》、《答山驿梦》三诗。把《花非花》词释作代元稹而写，或亦不失为破译、欣赏这首词意朦胧之作的途径之一。即令这未必是此作的本旨，但如谭献《复堂词录叙》所云：“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阅读和鉴赏本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美感经验常是在再创造中产生的。

韦庄《女冠子》联章词二首

韦庄有两首联章体的《女冠子》词如下：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这两首词表述与所爱恋之人分别经年后依然魂牵梦萦的日夜相思之情。第一首写“今日”之忆；第二首写“昨夜”之梦。从作者的词思轨迹看，先为“今日”的忆念所苦，后进入对“昨夜”梦境的回味之中，因而其写作次第是先写“四月十七”一首，后写“昨夜夜半”一首。但就所写情事的时间先后而言，梦在前，忆在后，先有“昨夜”之梦，后有“今日”之忆，也许可以说，或因有“昨夜”之梦，才引发“今日”之忆。为便于释说，下文先说“昨夜夜半”一首。

“昨夜夜半”一首为纪梦之作，而且无疑是男方“梦见”女方。词

的起调两句“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先写明入梦的时间、场所。联系另一首开头的“四月十七”句，入梦时间是四月十六夜半（照现代计时方法，如果这“夜半”在零时以后，已是十七日）；入梦场所是卧榻枕上。梦境多朦胧恍惚、扑朔迷离；这两句的后一句则在“梦见”前以“分明”两字说明：这个梦是景象真切、人物清晰的。而且这个梦，如词的第三句“语多时”所写，还有对话内容，双方软语温存，谈了“多时”，并非苏轼《江城子》词所记述的那样一个“相对无言”的梦。照说在“分明梦见”句后，本应紧接着记述梦中所“见”，在此却插入这“语多时”一句。这句虽只三字，其中有互吐衷曲的千言万语，有那梦里总觉说不完、梦后深恨没说完的绵绵情话；而这正是作者回味梦境时首先感到无限温馨、余味难忘的内容。这也正是作者之所以先写这一内容，然后才以“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两句与“梦见”两字隔句相承，描画所“见”伊人之容态。上句在“桃花面”前加“依旧”两字，喜见其容貌无改，艳丽一如往昔；下句在“柳叶眉”前加“频低”两字，以体察入微之笔传出其密意柔情。

词在过片处多换笔另起，这首词的过片“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两句，则紧承上片，仍然写梦境，接着写“梦见”之人。两句词分别写梦中的两个时段：前一句写双方久别乍见之际这位少女既喜悦又羞涩的神态；后一句写到双方行将分手之时其人既不得不去又依恋难舍的情景。到此，这场绮梦随即觉醒，上述情事，一切皆空，词的结束就以“觉来知是梦，不胜悲”两句，直说出梦觉后的感受，全词戛然而止。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认为此词“结句意尽”，故比之“四月十七”一首“稍为不及”。但词语之或曲、或直、或虚、或实，是与词情相表里的。当作者醒来知是一梦，在此以三字短句表达其沉哀苦恨，恐怕也只有用此“不胜悲”三字，以直笔、实笔出之。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称此句“凝重而沉痛”，正是有见于此。

上面这首原来排在后面的纪梦词，写的是“昨夜”之梦；梦觉天明后已进入“今日”，即原来排在前的第一首词一开头就点明的“四月十七”日。《女冠子》是只有四十一字的小令，而第一首词在起调处用词中少有的写法，以“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十个字，即全词四分之一的篇幅，只记下了一个日期，因为对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刻骨铭心、在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日期。前文说“或因有‘昨夜’之梦，才引发‘今日’之忆”，第二首的梦是因，第一首的忆是果；而更可能的是：因为这个终身难忘的日子来临，才既有“昨夜”之梦，复有“今日”之忆，这个日子才是因，梦与忆都是果。而这个日子的分量之所以如此之重，则因每逢此日就会想到词的第三句所说的“别君时”。下面四、五两句“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则是分别时所见、至今犹历历在目的其人之情态。上句中的“忍”字、“佯”字，下句中的“含”字、“半”字，精微而生动地写出了这位少女在此黯然魂销之时的微妙心曲和复杂情感。陈廷焯在《云韶集》中赞叹其“真写得”，而其所以“写得出”，正因此时作者与其人是两心相印、两情相通的。

前文指出，“昨夜夜半”一首的上、下片是蝉联而下的；这“四月十七”一首则在过片处另意另起。上片五句是把时间退到“去年”，追忆与其人相别时的情景，下片则回到当前，转而写别后一年来，特别是此时的魂牵梦萦的相思之情。“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两句，悲叹无人知我上述“别君时”以及别君后的痛苦，而更痛苦的是：今后重逢无日，只有如“昨夜夜半”及在此以前无数次那样“梦相随”而已。而这些梦，如作者在一首《天仙子》词中所云“梦觉云屏依旧空”，也如晏幾道《阮郎归》词所云“梦魂纵有也成虚”，有而实无，只是“空有”。词的结拍两句“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则如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中所指出：“以‘天边月’和上‘四月十七’时光响应，以‘没人知’的重叠来加强上文的‘不知’。”温庭筠《梦江南》词云“山月不知